



Касым-Жомарт ТОКАЕВ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УСЛОВИЯХ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哈萨克斯坦： 从中亚到世界

〔哈〕 卡·托 卡耶夫 著
赛力克·纳雷索夫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哈萨克斯坦：从中亚到世界

(哈) 卡·托卡耶夫 著

赛力克·纳雷索夫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哈萨克斯坦：从中亚到世界 / (哈) 卡·托卡耶夫著；赛力克·纳雷索夫译. —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8

ISBN 7-5011-5311-6

I. 哈… II. ①卡…②赛… III. ①外交关系—哈萨克斯坦②外交政策—哈萨克斯坦 IV. D83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7598 号

京权图字：01-2001-2781 号

Данное издание является сокращенным переводом на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монографии Касымжомарта ТОҚАЕВА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условиях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изданной АО “Сак”

г. Алматы в 2000 г.

Переводчик монографии на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и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 – Серик НАРЫСОВ

本书中文版由原书翻译缩写而成，出版专有权由
哈萨克斯坦驻华使馆授予新华出版社

哈萨克斯坦：从中亚到世界

〔哈〕卡·托卡耶夫 著
赛力克·纳雷索夫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85 千字
2001 年 8 月第一版 2001 年 8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5011-5311-6/D·852 定价：15.00 元

本书简介

本书详尽介绍了哈萨克斯坦作为联合国及其它国际组织中的一个全权实体的活动情况，以及哈萨克斯坦与独联体国家进行的多边和双边交往，并从经济角度分析了独联体成员国一体化进程，阐释了哈萨克斯坦与亚洲、欧洲国家的相互关系和对美政策。

本书是在对大量方针政策和事实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其中很多资料为首次披露。

作者简介

卡·托卡耶夫，
哈萨克斯坦总理，著
名外交家和政治家。

封面照片系作
者近影。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集团）公司
赞助出版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处于变化世界中的哈萨克斯坦	(3)
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新阶段和客观过程	(3)
21 世纪前夕的世界地缘政治局势	(32)
全球化条件下世界经济发展走向	(65)
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的经济因素	(99)
第二章 哈萨克斯坦与独联体	(121)
独联体框架内一体化进程中的哈萨克斯坦 ...	(121)
哈萨克斯坦与独联体国家在双边范围内的合作	(139)
第三章 哈萨克斯坦亚洲政策的基本角度	(177)
第四章 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中的美国方向 与哈、美关系	(207)
结束语	(220)

引 言

在跨入 21 世纪的门坎上，人类社会仍然面临着全面重建世界新秩序的问题。新的地缘政治、经济现实正在成为全球和地区发展的催化剂，人类的命运已经不再取决于冷战时期相互对抗的两极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在当今国际政治的多极化体系中出现了一些极具影响力的重心国家：超级大国美国，渴望走向全面统一的欧洲，我们的近邻俄罗斯——他们都在努力构建符合自己利益的亚洲政策，其中首推对日政策和对华政策。

国际政治在 20 世纪末的现实因素是全球化浪潮。因此，独立国家关于建立新秩序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强烈。一切国家与非国家实体在不同发展程度上都必定与地球上其它某一地区发生的某一事件密切相关。涵盖全球的经济、政治、生态、文化联系把所有国家、组织、企业机构以及独立个体卷入了一个有着复杂相互联系的整体之中。

相互依存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一个新的普遍现象。全球化已经向人类昭示了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道理，那就是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其在军事、经济领域中如何强大，都无法完全独自解决当今时代存在的各种尖锐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仅靠一己之力，必将一事无成。

在全球化条件下，独立国家的经济、金融问题不仅可以从相邻国家或地区反映出来，而且还会在相关的国际研究机构中产生

更加强大的震荡。今天，遍布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金融危机至少清楚地告诉我们以下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克服危机后果，加强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和重建有效的全球金融新体系的迫切性。

此外，近年来世界各国一直在努力解决的诸如人口过剩、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问题非但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且还有恶化蔓延之势。

今天，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影响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大。同时，不断发展的全球化进程也要求进一步密切政治与经济的联系。

在 20 世纪最后十年里，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哈萨克斯坦正在这一变化世界中努力寻找自己的位置。经过几年的独立发展，我们的对外政策已经基本形成，我们国家的国际威信也在日益提高。

本书阐述了在全球化条件下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的形成脉络，分析了 21 世纪到来之前，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以及世界主要大国的对外政策，尤其着重论述了影响对外政策形成的重要因素——经济全球化问题，同时指明了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的首要问题。作者深入研究了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的简洁问题，这是由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 1998 年 9 月 14 日在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工作人员扩大会议上首次提出的。

本书详尽介绍了哈萨克斯坦作为联合国及其它国际组织中的一个全权实体的活动情况，以及哈萨克斯坦与独联体国家进行的多边和双边交往，并从经济角度分析了独联体成员国一体化进程，阐释了哈萨克斯坦与亚洲、欧洲国家的相互关系和对美政策。

本书是在对大量方针政策和事实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其中很多资料为首次披露。

第一章

处于变化世界中的哈萨克斯坦

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新阶段和客观过程

人类正在告别 20 世纪，进入新的千年。在现今环境下，国际关系的范围空前扩大，国际关系对具体国家的生活和整个人类发展的影响空前加强。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它的实际威望和影响如何，都在参与国际事务。国际社会地缘政治结构正在发生深刻改变，而社会政治体系也与以往大不相同，这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当今世界的一个历史阶段已经结束，正在进入自身发展的一个全新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经济领域所发生的各种改变已深深触动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和精神领域。这一事实最明显的表现和标志就是全球化。俄罗斯政治理论家加吉耶夫认为，就最主要的形式而言，全球化应理解为各种社会关系和制度在时间和空间上以这样的方式扩展和深化：一方面，世界上其它地区发生的事情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影响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国家和地区的行为往往可能产生严重的全球性后果。

全球化要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其它许多关系与联系具有世界性特征。同时，全球化意味着具体国家内以及各国之间相互协作水平的提高。

经济全球化是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世界发展的不可分割的特征。

经济世界正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形成。在这个经济世界中，全球化经济正在成为统治制度。如果说以前世界经济是一块所有主权国家都在其中活动的场地的话，那么现在世界经济正在变成在各个国家范围内活动的独立的主体。而且，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经济机体的繁殖更多。政府所熟悉的、确定“世界坐标”的投影方法正在发生根本的改变：从军事、政治领域投向政治经济领域。经济开始证明自己不仅是管理的方法，而且是政治，甚至是意识形态。

仅仅是在不久前，在我们的印象中世界经济体系由一些国家的经济组成：即由大国和小国的经济，居主导地位国家和附属地位国家的经济，高度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的经济组成。而且完全有理由相信，每一个国家（人民，国家）主要是自主地建设本国经济，掌握自己的未来。目前，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一个国家是自给自足的国家，甚至包括美国在内。每个国家的发展状况越来越取决于同其它国家的相互合作，取决于同超越国家的全球化进程的协调一致。而且，这种对国际和超越国家全球化依赖的后果与世界各国发展规划并不十分和谐。在 20 世纪初和中叶，这种发展规划是不可动摇的。

经济全球化作为现代世界发展的一种现象具有包罗万象的特征。今天，经济学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下列五个方面：金融全球化；建立跨国公司；经济地区化；世界贸易集约化经营；经济趋同化趋势。

全球化是美国人首先提出的。“全球化”这一术语出自列维特 1983 年发表在《哈佛企业评论》的一篇文章中。他用这个词说明庞大的多国集团生产的产品市场的融合。在哈佛商业学校这一术语被赋予更加广泛的意义。这一术语主要的推广者是这个学校的顾问、于 1990 年出版了名为《没有国境的世界》一书的日本人奥梅。他认为，世界经济今后将由三位一体的三个中心（欧

盟、美国和日本)的相互依存关系决定。他断言,一些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已变得毫无意义,“全球公司”在经济舞台正在扮演强者角色。虽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一绝对的看法,但是奥梅的观点却成为每次讨论全球化问题时首先要讨论的问题。

全球化是以国家间和跨国形式同时发展的两个进程。因此,全球化的代表者有许多:如国家,国家集团,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虽然“演员”很多,但是还没有多到它们彼此之间按照自由竞争的原则相互协作的程度。协作首先具有寡头垄断的性质。

国际关系学关注的重点是冷战的结束(当时世界被视为东、西方或南、北方两极世界),跨国化的加快和各国相互依存关系的加强,以及在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的帮助下国际新秩序的建立。社会学家正在密切注视着那些能够证明在文化多元化影响下,不同国家和地区人民的生活方式正在接近具体事实。

目前,工程技术人员正在讨论的问题有:技术全球化,或将一些国家发明的新技术和新工艺合并成统一的技术知识综合体;在邮电、运输、生产领域建立“技术宏观系统”;通讯革命的影响;建立互联网和将世界上所有人都变成统一的“地球村”居民(早在1962年加拿大人马克·路安就提出了这一术语)问题。

法国政治研究所教授巴吉撰文说,既然全球化这一术语没有统一的定义,他想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对这一概念做一个总体的描述:(1)全球化,这是一个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发展的历史过程;(2)全球化意味着世界的同化,统一的生活原则,信奉同一种价值观念,遵循统一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标准,追求一切事物普遍化;(3)全球化是日益增长的相互依存的认同,是在世界各种事务新的参与者的影响下,国家主权遭到破坏和损害的主要后果。这些新的参与者是那些彼此之间以及同那些在国际关系中扮演传统角色的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协作的全球公司、宗教集团、跨国管理机构(网络)。

在谈论全球化问题时，金融全球化问题即使没有占居中心地位，也占居着重要的地位。下列理由有利于对金融市场全球化作出积极的评价：金融市场全球化能够使每一位企业家保护自己免受汇率和利率突然和急剧变化风险的影响，迅速适应诸如石油、金融震荡或两德统一这样的突发事件，以及阻止政府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和增加国家债务的政策，以维护经济行为的基本规范。在全球范围内市场关系居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各国将不得不实行比较理智的经济战略。

这样，“国际货币和金融的不稳定性就成为金融全球化的主要特点。”因此，学术界始终在讨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新的调节手段的必要性问题。许多西方专家认为，21 世纪的一个主要任务是找到将国家主权的某些内容与金融统一划一兼容并蓄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对市场进行直接监督时出现的各种困难，将迫使投资者提高其责任感，而不是市场的操作者。

法国研究人员列穆安援引消息说，中国在国际商品贸易中的地位大幅度提高，从 1980 年到 1996 年，中国的出口额增长了 7 倍，即从 180 亿美元增长到 1510 亿美元。这位法国研究人员援引这条消息的主要目的是想说明，一个国家能成为“世界贸易发动机”之一，这不仅取决于国内因素，而且还取决于“外国公司在这个巨大的推动力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特别是，由于有了被称为外国资本和中国贸易“分配站”的香港的参与。外国对中国 50% 的投资和中国 50% 的对外贸易额均通过香港。如果没有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中国像东南亚其它新兴工业国家一样，未必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取得如此巨大的飞跃。

全球化不仅表现为在全球范围内商品和金融交易过程的扩大和集约化，而且还表现为从事商品和金融交易代理商的变化。由于资本的集中，这些操作者变得更加强大和庞大。而且，随着商品和金融交易代理商在许多国家不断拓展自己的商业活动，他们

开始重组自己的组织和管理机构。他们仿佛在自己的商业活动范围布下组织和技术的天罗地网：有通讯网，运输网和金融网。与这些公司网络同时存在的还有子公司网络、地区网络、黑手党网络等等。伴随着源源不断的货物和资金，这些网络的跨国性和相互依存的性质不断加强。

全球化正在悄悄地渗入我们的生活，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在全球范围内集生产、运输和销售于一体的毒品交易。毒品交易已成为一个不分国别、没有国界的全球性现象。毒品交易依靠毒品的供求关系及倾销和易货法则进行调节。毒品交易使用20世纪末任何一个日用商品生产商都使用的战略和策略。与毒品相关的所有事情都同时具有“现代的”和“传统的”，“世界性的”和“局部的”性质。

全球化至少将7个新的国际关系主体推上世界舞台。它们的决定和行为正影响世界发展的进程。这7个新的国际关系主体是：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国际旅游组织、俄罗斯加入后变成“八国”组织的七国集团）；地区组织（总共约有60个）；多国集团（约6万个）；法定的投资机构（退休和投资基金会，保险公司）；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组织、“无国界医生”组织等等）；大型城市（伦敦、纽约、东京、法兰克福、巴黎）；个人（科学家、大学教授、演员、一些诸如索罗斯和比尔·盖茨这样的人物）。它们之中有4个主体正在受到严格的审查。它们是：作为全球的主要“演员”的美国、多国集团、大型城市和个人。

由于跨国公司活动和资本运转领域的扩大，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边界正在受到侵蚀。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它金融组织和机构正在发挥着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当时并不大的35个创始国组成的同盟，变成现在实际上已经控制着整个世界

经济的组织。这些组织和机构与各国之间的多种多样的联系正在形成，而且必将进一步扩大。不仅如此，它们正在渗入各国的特权领域。所有这一切促使各个地区的国家之间在生产的组织和生产效益方面的差距不断缩小。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经济彼此相互影响的程度和范围正在不断加强和扩大。而且，这种相互影响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随处可见。过去，每一个具体国家的传统做法都是由国家制定最好的管理体制，这些国家的经济都遇到过诸如失业、通货膨胀、经济滑坡、技术水平低下和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今天，这些问题与其说是国家的问题，不如说是世界性的问题。一个国家出现的经济下滑和失业问题常常被“出口”到其它国家。例如，形象地说，当美国经济开始打喷嚏时，世界其它国家的经济也正在患肺炎。或者说，当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太慢时，其它发达国家就会请求这两国为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利益而采取措施，刺激经济增长。一个国家出现的通货膨胀经常会在加剧其它国家的通货膨胀。例如，石油出口国提高石油价格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世界市场其它商品的价格水平，而工业发达国家工业产品价格的提高又会对发展中国家工农业产品价格水平产生消极影响。纽约和伦敦确定的贴现率会自动决定整个世界的贴现率。一个国家奉行的关税保护主义不可能不影响许多其它国家的贸易。

金融市场以及具体的大金融家或大型组织有能力对一些国家做出的政治决定，甚至这些政治决定本身的性质产生重要影响。美国经济学家斯麦泽尔在评论这种现象时指出，任命某人担任设在法兰克福德国联邦银行总裁一职，与任命某位美国著名人士在美国担任某个高职一样，都同样会引起美国人的关注，因为德国联邦银行已开始对美国经济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

这同样也适用于其它国家那些拥有雄厚资本的银行。美国观察家柳克对这类和与之相似的事例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随着通

讯中心的普及，居支配地位的金融中心的概念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当然，这种观点不免有过分夸张的成份。但是，东京、香港、新加坡、汉城、伊斯坦布尔、开罗、莫斯科，同那些老的中心——巴黎、伦敦、罗马、柏林、纽约、旧金山和其它城市一样，正在变成支撑世界经济的中心，这是不争的事实。

经济领域发生的一切和与之相关的其它改变和转变，使许多与保障国家安全有关的地缘政治问题正在以新的形式出现。简而言之，如果说以前在国际舞台上，国家常常借助于军队和意识形态权力和影响明争暗斗的话，那么今天这种争斗已经转到利率、汇率、“市场有效率”等其它领域。换句话说，正如美国观察家希尔什在文章中所说那样：“按新的规则玩老游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世界未来的并不是在夜间能够以武力相威胁的军队，而是昼夜 24 小时工作的敏锐的经济学家。他们只要轻轻一按电脑的键盘，就能够攻击脆弱的外汇或给世界金融资本发出撤出这个国家的信号，尽管这个国家已经提高关税。”

换句话说，冷战时期，军事现实决定全球战略，决定经济意图。与冷战时期不同，现在经济现实决定并造就我们的世界。在评论这一现状时，杜兹建议用“世界政治经济”替代“国际经济”这一概念。

在确定一个国家的实力以及这个国家对外政策的轮廓和方向方面，经济因素的作用明显增长。这使得许多研究人员的脑中出现地缘经济这个概念，用以替代或补充地缘政治概念。

军备竞赛的缓和伴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领域愈演愈烈的竞争。调整这一竞争的形式不仅对世界经济，而且对国际安全和政治关系更加广泛的领域将产生深远影响。其危险性在于，受到经济状况恶化和社会压力的刺激的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经济政策，可能会将庞大的经济强国推向地缘经济。在地缘经济的情况下，地方主义的经济利益迫使政府在日益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中追求

边缘利益。正如中国研究人员何方指出：“争夺经济主导地位的竞争和斗争、控制与反控制、制裁与反制裁、庇护与反庇护已经成为国际斗争的主要形式。”因此，他断言，由于竞争的扩大，“地区强国将让位于贸易强国”。这种变化的实质是，各国都在从各国间以扩大本国领土为目的的“强者游戏”向“追求富裕”的游戏过渡，这种游戏的目的是经济增长。

专家认为，未来的 21 世纪将以建立全新的大型跨国康采恩、超越国家机构和组织为标志。全球化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因为全球范围的劳动分配已经证明自己的效益。

全球化进程的迅猛发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现代信息技术和通讯手段取得了革命性进步，与此同时伴随着资本、商品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其范围如此之大，以至于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仿佛整个地球正在变成“地球村”。但是，在这个“小村庄”里并不存在悠闲的田园生活，因为只有能成为“世界级选手”的那些经济和政治组织才有机会生存下来。

高速发展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正在形成令人难以置信的局面。世界贸易交换已连续多年超过世界商品生产。1997 年，世界各国国内总产值总和增长 3%。这是十分可观的增长额，它超过 90 年代任何一个相关的指标。但是，1997 年世界商品出口增长了 9.5%，是同期生产增长速度的 3 倍多。

国际劳务贸易的增长更加迅速。但是，直到最近为止，劳务贸易常常不能跨越国家范围。而这也是一种新现象。从 1980 年到 1997 年，广义的商业服务贸易增长速度是商品贸易增长速度的三倍，每年达 9%。1995 年商业服务贸易额几乎占世界贸易总额的 25%。

在国外，比如说在美国或日本，当你看到商店的货架上充满从东南亚或拉丁美洲进口的商品时，你也许会感到十分吃惊。通常，很难买到美国或日本本国生产的摄像机或录音机。它们的名